

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

薦當作進

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

日以俱來

日謂別日

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

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
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
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
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
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德三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
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

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
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
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
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

德三

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

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

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

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
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
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古以麤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

矩也

二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
視聽言貌趣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
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

德三

三

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
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亦奚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弇山者日入之所
越崑崙而不至弇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
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為實
人也會不知其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
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牽挺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甃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

德三

四

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

至也夫南心棘陳之器非之而無義焉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

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夫筆跡斷而望

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德三

五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

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

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

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瞶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於中也
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
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
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
昌以鬣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
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彀而學
之者亦必志於彀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
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爲之主接於物則目爲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懼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棲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殼燕弧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旣盡穿楊之巧乃彎射

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
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
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
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
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德三

六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
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于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下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
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
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諭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
冶之具也老子以爲橐籥今之鞞袋也彼
人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鞞非弓冶而弓
冶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

趣行也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

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

僅可容足

纒得安脚

計步而置

疏槩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
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德三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
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
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七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宵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
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
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
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
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
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
於馵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
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
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德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
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
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
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所以喻習也立
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

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爲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鞞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
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
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
自然而不知爲之者此之謂善御也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

德三

九

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
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
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
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
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

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
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
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輿輪之外無餘徹馬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奚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卯以睚嫌殺丘邴章

睚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天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德三

十

披曾受矢鏃鏑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爲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

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駭然而

過駭伏壁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

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

德三

十一

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

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曰器名者限言多矣至道至靜無所動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
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
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
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
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
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

不移宵練晦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
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
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
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
故晝見影焉為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爲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囿於有者爲下故三劍含光爲上承影次之宵練爲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爲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德三

十二

豈在於擊鬪爲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爲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爲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卯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邴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卯請劔於衛孔周焉
夫有干越之劔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
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劔於
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卯之醉
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劔火浣之
布其劔長尺有咫練網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

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

自信果於誣理哉之頃與夫士博既賦不若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火浣布者明上

德三

十三

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盧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

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

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

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
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
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
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
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
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纊非紵非
麻布名與中國等火與鼠毛同此復何足
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
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爲無哉
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
耳目之用者必以爲無是物焉又烏能知
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
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

也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